

父与子(小小说)

■彭银华

每当炳儿路过我们家门口，我总会用好奇的目光瞧上一会儿，准确地说，是瞧着他那张小兔嘴。在瞧着那张小兔嘴的同时，我脑子里会出现炳儿父亲那张大兔嘴的画面来。

这么一对父子都是兔嘴，令人惊奇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有心问问大人，大人总会呵斥：去！一边玩去。

后来，听人说村里某某漂亮，像其母亲，和其母亲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我就猜想，炳儿的兔唇应该叫先天性唇裂，遗传他父亲的，我不禁有些怜悯起炳儿来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炳儿父亲这人邋遢猥琐，常常被人戏耍。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炳儿父亲被捉弄的场景。

那是个星期天，我听从父母的吩咐，去剃头师傅家剃头。一路雀跃般地蹦着、跳着，赶到剃头师傅家时，我没有被门前大槐树那浓浓的绿叶吸引住，也没有被剃头师傅那“嚓嚓”的推剪声吸引住，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堂屋里。只见几个人围在一起，那神神秘秘的模样，引起我的好奇心，我走上前去观看。

一张凉板上直躺着一个人，那个人似乎正熟睡。围着的人群中，有一个人悄悄地把一根毛茸茸的草儿慢慢地伸向那张黝黑的脸上，“呼噜，呼噜”声依然响着。

“干脆解他衣服！”

随着这声戏嬉的声音，一双手解开了呼噜男子的上衣，停了下，继续去解男子的裤扣。

三十而聚

■杨文灿

人生，是一场修行。毕业三十年后，还能相聚，那是三生善行修来的三年同窗缘分。缘来缘去，时空是最有力的证明。想三十而聚，至少你要在毕业三十年后，还能及时、准确地到达指定地点，然后才能见到你想见到的那些人。

说缘来，缘就来。2022年7月23日，时值大暑，是最酷热的日子。就是这天，我及时准确地到达衡阳师院文学院，参加了毕业三十年的同学聚会，见到了同学与师长，实为人生一大幸事。

33年前，文学院还叫中文科，大家还是恰同学少年，意气总在指点江山中挥斥方遒。全班47个人，可能大多是小镇“做题家”，从当年260万考生中，有幸成为60万分之47，口音各异，汇聚在吃饭是呷饭的雁城，汇集到衡阳师专，汇成中文系8901班。

然后，我们同班了，同室了，同桌了；再然后，我们又在30年前的6月各奔东西了。似乎还记得，分别时在教学楼前操场，我不记得有无流泪，甚至不记得走出母校大门后的回眸那刻，是瞄向教学楼，是看向宿舍，还是留恋食堂打菜师傅的

来雁塔抒怀

■陈朝良

挺立在蒸、耒、湘三江汇合处
你从明代万历而来
走进五星照耀的今天
沐浴阳光 喜迎朝霞
夜幕降临的变幻灯光
让你容光焕发

年复一年承受霜冻冰雪
风吹雨打
你傲视苍穹 擎天立地
静观三江惊涛浪花

周围静了下来，只剩下“嚓嚓”剃头师傅的推剪声。

“你来剃吧！”

这时，我却被剃头师傅按在椅子上。

我知道，周围那一双双眼睛集中在某焦点上，可我不能扭头，剃头师傅手中的刀片在“啪啪”响着。

“噤嘴！”只听得一声声兴奋开心的笑声传进耳朵里，当我终于能扭头去看时，瞧见穿破旧衣服的身材瘦小的男子双手紧紧握住裤头，眼睛里混含着羞愧、胆怯、恼怒等复杂的神色。

“瞧，这兔样，还想吃人？”围观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戏耍声。

男子的嘴唇动了动，上嘴唇皮向两旁分开，门牙暴露着，最终没吭声。

第二天上学路上，我向几位同学说起了炳儿父亲被捉弄的事，只听得旁边的炳儿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，引得大家的目光纷纷投向他。炳儿一哭，嘴唇一抽动，上嘴唇皮向两旁分开，门牙暴露着。

大家对炳儿来了兴趣，每天放学路上，把炳儿堵在路上：“来，学兔叫，放你过去。”炳儿和他父亲一样胆怯、畏缩。

这天，正当大家堵着炳儿，要他从胯下爬过去，忽听一声“我看谁敢”暴喝如雷鸣响起，炳儿父亲怒目圆睁，双拳紧握，如凶神恶煞般屹立在大家面前，小伙伴们吓得抱头鼠窜。我躲到一棵树后面，悄悄拨开树枝察看动静。炳

儿父亲为炳儿擦着脸上的泪水，亲切地说，炳儿别怕，有爹在，没人敢欺负你，走，咱们回家。我看着炳儿父亲牵着炳儿的手走远了，才磨磨蹭蹭地回家。炳儿父亲又到家里来告状，我和几位同学被各自家长狠狠骂了一顿。

第二天，炳儿没来上学。

第三天，炳儿也没上学。

后来再没看到炳儿，也没看到炳儿父亲，听说他们搬走了，搬到了一个叫“幸福村”的地方，炳儿读完初中，就和他父亲一起贩卖小菜，收破烂。他们靠积攒的钱在村上建了一栋房子。

再次见到炳儿是二十年后，我已经是一名记者，有次去幸福村采访养殖专业户李大壮，顺便打听到了炳儿家的住址。

一幢二层楼房，屋前场地上是高高围墙，围墙里堆满了纸盒子、瓶子、铁丝等破铜烂铁。

一位身穿蓝色上衣、头发乱蓬蓬的男子正在忙碌着，眉眼分明是年少时的眉眼，不同的是兔嘴已缝补好了。

炳儿见了我很开心，天南海北有说不完的话。我问起他父亲的情况，炳儿说他父亲操劳一辈子，现在该轻松了，每天散散步，喝喝茶。

我很想为年少时的事情向炳儿道歉，张了张嘴，可说不出来。

后来回到家里，我把见到炳儿和炳儿兔嘴缝补好了的事情告诉了母亲，并向母亲描述了胆怯的炳儿父亲那变得凶神恶煞般的场面。

母亲叹了口气，告诉我，炳儿父亲其实没结婚，炳儿是他在路边捡的。

班长来了，坐吧，坐吧。

其实，当时我们都看得出来，她笑得好吃力。她的母亲见到我们来，再看看病床上的女儿，情绪突然爆发，冲出病房，嚎哭不止。在那一刻，我真实感觉到人生无常，时间苦短。

再后来，我又听到另外两位同学在人生中途“下车”的消息，惊而又惊！那时节，我正在他乡讨生活，闻讯后，也只能在红尘滚滚中找个角落静静呆会，只想弄明白，人的一生，到底要走多远才不算中途下车？或者说，三年、三十年，到底是哲学话题，是数学话题，还是文学话题。

生命之义，有生才有命。有生之年，同学要多聚。话是相当正确，可这句正确的话，是没有对立面的。试想想，即使同处一城，相隔不足十里，又会有多少次相聚呢？

三十而聚，聚时喜感，别时有无伤感，可能有，也可能没有，反正无人对答。年近鲐背的孙文愿老师、岁过古稀的符学成老师、著作等身的黎跃进老师，让我等感悟良多：人生，修行悟性，深浅凉热，各有命数，适合最好。于我个人而言，最为欣慰的是，一声“老班长”，让我重回激情燃烧的那三年。尽管后来，我的名字后缀是此消彼长，却从不有听到“老班长”这样的怦然心动。

很喜欢这样一句话：“人生没有如果，只有结果和后果。”翻了下词典，后果是坏的结果，结果是阶段性总结。既然如此，我情愿把每天都当作最好的结果。

你又是一座精细的历史博物馆
曾朝节倡建 徐霞客登临
彭玉麟题写塔名
歌赋华章 传承铭挂
使中国湖湘文化蒸云蔚霞
你迎送了数百年过往的文人骚客
成为古城衡阳千年文脉的地标奇葩
你见证了古城的沧桑蝶变
演绎着城市数百年变迁之铅华

来雁塔啊来雁塔
你经历了封建王朝的更替
你经过了抗日战火的洗礼
你迎来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朝霞
你纪录了雁城面貌的日新月异
你讴歌了改革开放的兴旺发达
演绎着古邑雁城的传奇神话

紫薇等立秋

■蒋阳波

气温越高，人越昏沉。走出门去，一身汗津津。要是是一直忙着，你就能体会到身上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半干半湿的滋味。

立秋已至，却暂时不能逃离酷暑的“烤”验，三伏天贯穿了夏季的中下旬和秋季的上旬。更何况，还有蛰伏在暗处、蠢蠢欲动的“秋老虎”。

校园里的银杏树，在一片翠绿中，有一株叶子先黄了。灼人的热浪使得叶子卷起来，从叶柄到尾部，由绿变黄，再变枯，宛如一只只枯叶蝶，立在树枝间。

酷暑的威胁，使得每一声蝉鸣都能隐隐约约地刺激着烦闷的神经。这时候，每个人都是焦躁的，无论是从风中传递过来的热浪，还是短平直接、一言不合就容易擦枪走火的言语，升腾的火气，内外都在蔓延。

有人说，古人设二十四节气、节日庆典，既考虑了农时所需，也考虑了人事所求。劳作一段时间，通过节气来调节，再通过庆典来放松休息。既不让人们过度劳累，也不让人们过度安逸，张弛有节，生活有度。

这样的火热，这样的暑气，要等到处暑才能消退。处暑是立秋之后紧邻的一个节气，“处”含有躲藏、终止的意思，“处暑”就表示炎热暑季结束了。节令到了处暑，气温进入了显著变化阶段，逐日下降，不再暑气逼人。

只是，要等到处暑，还需要半个月的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除去空调、水浪与冰饮外，其实还可以看看紫薇的。

紫薇之名盛，莫过于《还珠格格》。有一天，我在路旁看见了一簇簇粉红色的花团，才得知此花也叫紫薇。此时正是紫薇花盛开的时节，它总是成簇出现的，几大簇堆在一起，很容易形成一大片的云状花团。倘若道路两旁隔三岔五地都种了紫薇，这时候，你可以在无数灼人的声浪中一次又一次地看见紫薇花团，心中无名升腾的热浪，就在一次又一次遇见中，逐渐消散，心情也就莫名畅快起来。

原以为紫薇只有这样一种粉红的颜色，等我到了别处，竟然看见了深紫色、淡紫色、粉红色、深红色等深浅不一的颜色，才觉得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

还是古人说得对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。”留心观察，自然为师，日积月累，修为渐增。

广告

认尸启事

无名氏(公 087)，女性，2013年12月31日被衡阳市救助管理站救助。后因患疾病，被送至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，经抢救无效，于2022年8月4日死亡。请其家属或其他知情者速与救助站联系(电话:8516000)。自登报之日起30天内无人认领，将按无名尸体火化处理。

衡阳市救助管理站
2022年8月8日